繪事微言

繪事微言卷下

明 唐志契 撰

畫尊山水

畫中惟山水最高雖人物花鳥草蟲未始不可稱絶然終不及山水之氣味風流瀟灑昔元章題摩詰畫云雲峯石迹逈出天成筆意縱橫參於造化至題韓幹畫則曰畫象而已無大物色東坡一時見吳道子佛像摩詰輞川圖喟然嘆曰於維也無間然其有所重哉

黃門子久倪元鎮俱逸士何以價重千金聲稱不朽哉是在豪傑之士法今傳後雖無階梯日久評論自定

傳授

凡畫入門必須名家指點令理路大通然後不妨各成一家甚而青出於藍未可知者若非名家指點須不惜重資大積古今名畫朝夕探求下筆乃能精妙過人苟僅師庸流筆法筆下定是庸俗終不能超邁矣昔關仝從荆浩而仝勝之李龍眠集顧陸張吳而自闢戶庭巨

黃公望隱於虞山落筆便是常熟山色信高人筆底往
往為山川所囿乎

山水寫趣

山水原是風流瀟洒之事與寫草書行書相同不是拘
攣用工之物如畫山水者與畫工人物（關）花鳥一樣描
勒界畫粉色那得有一毫趣致是以虎頭之滿壁滄洲
北苑之若有若無河陽之山嶽雲起南宮之點墨成烟
雲子久元鎮之樹枯山瘦迥出人表皆毫不著象真足

益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集四方遠客山人縱談名山大川以為古今至快能動筆者便令其想像而出之故其胸中富於丘壑然則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士夫勉之無望於庸史矣

畫不可苟

宋元人畫愈玩愈佳豈今人遂不及宋元哉正以宋元人雖解衣盤礴任意揮灑為之然下筆一筆不苟若今

品質

寫畫須要自已高曠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又迂翁自題師子林閣云此畫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顧謹題倪迂畫云初以董源為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北苑筆法渺乎脫矣益迂翁聚精於畫雖從北苑築基然借荆關而兼河陽專以幽深為宗者也若縱橫習氣即黃子久猶有焉然則趙吳興之遜迂翁乃曾次之別耳

畫須從容自得適意時對明窓淨几高明不俗之友為之方能寫出胸中一點灑落不羈之妙

畫有自然

畫不但法古當法自然凡遇高山流水茂林修竹無非圖畫又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然看得多自然筆下有神傳神者必以形形相與心手湊而相忘未有不妙者也夫天生山川亘古垂象古莫古於此自然莫自然於此孰是

不入畫者寧非粉本乎特畫史収之絹素中棄其醜而取其芳即是絶筆

大小所宜

凡畫山水大幅與小幅迥乎不同小幅卧看不得塞滿大幅豎看不得落空小幅宜用虛愈虛愈妙大幅則須實中帶虛若亦如小幅之用虛則神氣索然矣益小幅景界最多大幅則多高遠是以能大者每不能小能小者每不能大亦如書家之小字用手大字用肘細小運

指者然各各難兼也總之大畫最難得好是以小畫傳留者多大畫傳留者少亦不獨不能珍藏之過也

逸品

山水之妙蒼古奇峭圓渾超韻動則易知唯逸之一字最難分解益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隱逸有沈逸逸縱不同從未有逸而濁逸而俗逸而模稜畧鄙者以此想之則逸之變態盡矣逸雖近於奇而實非有意為奇雖不離乎韻而更有邁於韻其筆墨之正行忽止其丘

壑之如常少異令觀者泠然別有意會悠然自動欣賞此固從來作者都想慕之而不可得入手信難言哉吾於元鎮先生不能不嘆服云

老嫩

凡畫嫩與文不同有指嫩為文者殊可笑落筆細雖似乎嫩然有極老筆氣出於自然者落筆粗雖近乎老然有極嫩筆氣故為蒼勁者難逃識者一看世人不察遂指細筆為嫩粗筆為老真有眼之盲也

倣舊

畫家傳摹移寫自謝赫始此法遂為畫家捷徑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師其意而不師其迹乃真臨摹也如巨然元章大痴倪迂俱學北苑一北苑耳各各學之而各不相似使俗人為之定要筆筆與原本相同若之何能名世也

畫要明理

凡文人學畫山水易入松江派頭到底不能入畫家三

翰固在胸中出也若使氓氓依樣葫蘆那得名流海
内大抵聰明近莊重便不佻聰明近磊落便不俗聰明
近空曠便不拘聰明近秀媚便不粗益言天資與畫近
自然嗜好亦與畫近古人云筆力奮疾境與性會言天
資也貞觀公私畫史評吳道玄為天付勁豪幼抱神與
後有作者皆莫過之豈非天性耶

山水性情

凡畫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得其性情山便得環抱起

家僅知皴刷點拖四則而已此外如幹之一字渲之一字捽之一字擢之一字其誰知之宜其畫之不精也盖幹者以淡墨重疊六七次加而成深厚也渲者有意無意再三用細筆細擦而淋漓使人不知數十次點染者也捽與擢雖與點相同而實相異捽用卧筆鬚鬣乎皴而帶水擢用直指髯鬣乎點而用力必八法皆通乃謂之善用筆墨

積墨

丘壑藏露

畫叠嶂層崖其路徑村落寺宇能分得隱見明白不但遠近之理了然且趣味無盡矣更能藏處多於露處而趣味愈無盡矣益一層之上更有一層層層之中復藏一層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藏得妙時便使觀者不知山前山後山左山右有多少地步許多林木何嘗不顯總不外躲閃處高下得宜烟雲處斷續有則若主於露而不藏便淺薄即藏而不善藏亦易盡矣

極妙終是野路

碎石

古人畫大山必山之輪廓向背並聳意已先定然後皴之其山脚下必不可多令人從碎石起手積成大山者多矣雖古書云崔嵬不崩賴此峽崿然以之論畫最是病古人大畫中雖多細碎處要之取勢為主耳

樹木

畫樹不拘曲直各有妙處是在安放處少不得一株多不得一株爲佳大抵樹一曲乃有迎風採水垂蔭之勢然則諸家豈無直樹乎益樹直而生枝發葉處必不都直即董北苑樹盡是勁挺之狀然向背俯仰未嘗無也若郭河陽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矣

樹石所宜

林木山石各有分配若重山疊嶂與單山片景其樹石大不相同苟或相同則經營位置非僻澁便板結矣如

烟雲染法

凡畫烟霧有内染外染之分益一幅中非有四五層屯鎖定有三層斷滅若内外不分必有謬理之病縱使出没變幻墨色豐潤無足觀也畫雲亦須層層要染不然縱如蓋如芝如帶終是板刻古人惟其有此畫法學之者易涉於俗惟董北苑不用染而用淡墨積出在樹石之間此生紙更佳也松江派多用此法

雪景

氏愛憎為宗以其能賞識也又王酉室得沈啓南直幅四軸極其精妙吳中有一俗宦聞其美而謀之願出二百金王終不與後王西園一見坐卧畫間兩日酉室謂畫遇若人真知己也因述二百金之說西園以一庄可值千金易焉又與化李相公失謝樗仙畫一軸曾帖招字報信者五十兩則畫價可知諸如此者不得盡言請瞽目不得執畫求價也

院畫無款

名人畫圖語録

董思白跋樓居仙圖云昔郭忠恕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於屋宇樓閣則自為一家最為獨妙棟梁楹桷望之中虛若可躡足闌楯牖戸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内者不能然恕先仕於朝跅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蛻形仙去及圖寫樓居又如此精密非徒

明董奴子輩手出見有真蹟亦自可人但後人學為之若無四五層工夫自然不及幸勿以未見而反嗤没骨為失體也

仇實父云唐宋人圖一故事有意風世非賢孝忠良則幽閒雅逸終不落惡趣元人始以艷麗相高無非奢靡如明皇慶幸圖金谷園圖射雉博古出獵等圖徒動人侈心畫何益於世

魏和叔云自幼垂髫便能畫者從古惟李昇姜道隱丘

慶餘趙伯驌郭若思李成父子數人而已李昇小字錦
奴寫蜀境山水如桃源武陵峩嵋化山等圖其擅名者
也至今有粉本唐明皇朝先有將軍李思訓山水絶妙
故蜀人皆呼昇為小李將軍益其藝相匹爾非真將軍
也開元中李思訓為除衛將軍與其子李昭道俱得山
水名時人號大李小李將軍的指李昇云
宋石門云畫山水惟李成關仝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
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前古莫能方駕近代難繼後塵

夫氣象蕭疎烟林清曠毫鋒穎銳墨法精微者營丘之制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閒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搶筆俱勻人屋皆質者范氏之作也復有繼起者或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預造堂室或各開戶牖皆可稱尚然方之三家猶諸子之於正經矣

葉雙石云予性好寫水蓋自幼學之舅氏呂廷震者也曾記舅氏云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謂山有峰巒崖

作潭泊浚原平波細流停為激灩引為決泄盡出前人意外別為新規勝概不假山石為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為湍濺而自為衝波使夫縈紆曲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乃真入神也關大開一門戶矣嘗言畫漫水要不斷水脈為工畫急水要不混洄瀾為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水者真可一笑也夫漫流之水則為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頭沸起反如印板豈勝道哉要知畫水者當觀其源次觀其瀾

又其次則觀其流然知此者蓋鮮耳故知汪洋涵蓄以
激灩為平引脈分流以蕩漾為勢至於聚為漪瀾散為
淪淵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真天下之水也亦
知求於此乎

張振羽云畫有四宜宜文宜清宜逸宜咫尺隔別畫有
五忌忌冗忌雜忌套忌俗忌濃淡無分

強二水云古畫非脫落不堪用不須補裱蓋經一次補
裱失一次精神亦不必重洗亦不可剪裁過多一恐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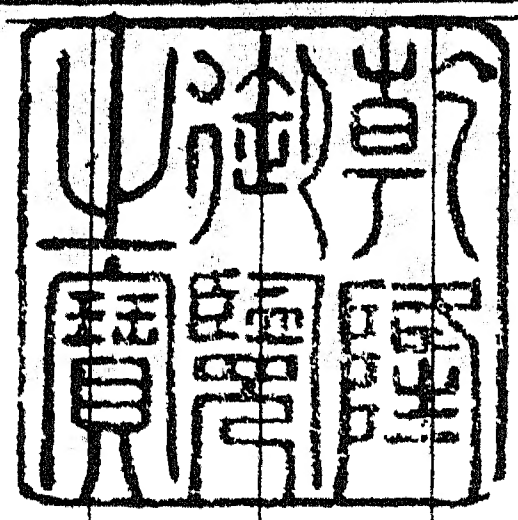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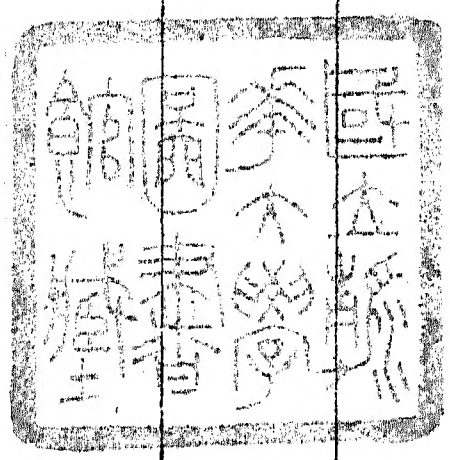
神一恐後日難再裱也

李仰懷云畫山水不可太熟熟則少文不可太生生則多戾練熟還生斯妙矣

袁玄石云山水有五美蒼逸奇圓韻山水有五惡嫩板刻生癡

徐仲修云山有翠微不可無路岸有人家不可無渡石有自然最忌作怪寫人任真宜定犯俗態

馬醉狂述唐世說云政和中崇寧立畫博士院每召名

公必摘唐人詩句試之嘗以竹鎖橋邊賣酒家為題衆皆向酒家上著工夫惟李唐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上喜其得鎖字意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衆皆畫馬畫花有一人但畫數蝴蝶飛逐馬後上亦喜之又一日試萬綠叢中一點紅衆有畫楊柳樓臺一美人者有畫桑園一女者有畫萬松一鶴者獨劉松年畫萬派海水而海中一輪紅日上見之大喜喜其規模濶大立意超絶也凡喜者皆中魁選

錢禹方云蜀文成殿中有春龍起蟄圖乃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一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一龍尾尚在穴前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瀰漫山中居民老少聚觀闔戶闢牖人人驚畏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